

魂系宽嶂山

短章 撷英

我的记者节

□ 邓焕彦

时光匆匆,今年11月8日是第26个中国记者节。这个属于新闻人的节日,总让我想起那些与纸笔、镜头为伴的日子。

2006年,我担任沁源县新闻中心主任,开始从事新闻工作。那一年,我度过了自己的第一个记者节。这节日于新闻人而言,从没有“暂停键”,新闻现场的召唤、待编待发的稿件,从来不会因节日而停歇。有人肩上扛着相机,脚步匆匆奔向田间地头、工厂车间,要把当天的新鲜事定格成画面;有人守在编辑部的电脑前,指尖在键盘上不停跳跃,要赶在截稿前把文字梳理成稿。没有特意的庆祝,没有闲下来的空隙,我们只在擦肩而过时,用一个会心的笑、一句轻浅的“节日快乐”,把对彼此的祝福,悄悄融进忙碌的平日里。

2012年,单位来了10名新的同事。恰逢记者节,为了让这群年轻人加深彼此的了解,我组织大家举办了场简单却热闹的联欢活动。场地不大,但大家载歌载舞;音响不佳,但大家放声高歌;时间很短,但大家尽情尽兴,欢天喜地度过了自己的节日。

于我们而言,记者节不是用来休憩的日子,更像前进路上的“加油站”。每一次采访,都会有新的发现、新的惊奇、新的感动;每一次写稿,都会有新的体验、新的惊喜、新的感悟;每一次发稿,都会有新的思路、新的启迪。它会让人审视自己的不足,看到前进的模样,明确今后的方向。这是新闻工作的魅力所在。

2018年11月8日,是我在新闻岗位上度过的最后一个记者节。那一次,我们举办了场联欢晚会。那段日子,大家工作之余自编、自导、自演排练节目,独唱、合唱、舞蹈、诗朗诵等节目精彩纷呈。终日忙碌的编辑、记者,放下手头的工作,舞动美丽,放歌青春,飞扬激情,赞美生活,为属于自己的节日喝彩。

光阴荏苒。如今,离开新闻岗位多年,心中的新闻情结却愈发浓厚,常怀念与大家共同奋斗的岁月,想念那些曾经的同事。

美食 风物

初冬柿子

□ 谷春生 杨子明

在我的老家至今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语:“立冬柿子红又甜,做成柿饼待小年。”立冬一到,枝头上的柿子像挂了满树的小灯笼,果肉在霜风里浸得愈发甜润。把摘下的柿子晾晒后压成柿饼,然后放在缸里封存严实。等到农历腊月二十三小年的时候吃,还会用它贡奉灶王爷,盼着这份甜意能引着灶王爷多说好话,保佑家里来年生活像柿饼般甜蜜。

柿子不仅滋味喜人,益处也多。新鲜的柿子咬开,清甜的汁水顺着舌尖往下淌,秋燥带来的口干舌燥,转眼就被这甘润抚平;晒好的柿饼裹着层白霜,那是果肉析出的糖霜,嚼在嘴里慢慢化,既能暖脾胃,又是冬日里最妥帖的零嘴。老家的人常说,这柿子是大自然给的“润心果”,不骄不躁,只把滋养藏在甜意里。

老家山下有几棵生长了上百年的柿子树,枝条繁茂,结出的柿子皮薄味甜,过霜便可食用。产量最高的是生长几十年的老树或嫁接改良的品种,有的霜降前可以采摘,土法除涩后,既能自家尝鲜,也能拿到集市上卖。但更多的是霜降过后,集中采摘,然后销往外地做柿饼,也有外地加工企业前来收购。

近年来,山区旅游业兴起。立冬过后,前来游山谷、赏柿景的游客越来越多,满山遍野的柿子树上红彤彤的柿子缀满枝头,不禁让人垂涎三尺。家乡的柿子,不仅染红了山谷,也让村民们的日子越发红火、甜美。

太行行

题字 杨文东

□ 马继红

绵延的南太行山不只是一幅壮丽的自然画卷,更是一部镌刻着人文历史韵味的厚重史书。

驱车离黄崖洞渐远,清洁平整的乡道上拐了几道弯后,车子便向一个两山夹峙的峪口驶去。峪口道路旁有一条清澈的河流,两边高耸的山崖下,两座八路军当年修筑的碉堡默然矗立——这里便是令日寇闻风丧胆的“宽漳圪廊”防御工事。碉堡上的枪口迎面对着山路,青苔斑驳,却给人一种压迫的肃穆感,把人们的思绪一下子带回到战火纷飞的抗战岁月。

过了圪廊,当地向导说,我们才算正式踏入了宽嶂山。宽嶂山是“新中国金融的摇篮”——冀南银行的所在地。在那段可歌可泣的历史风云里,冀南银行为保障抗日根据地的物资流通、群众生活、作战需求发挥了独

诗林 漫步

冬天的韵味

□ 郑显发

飘零的雪是折封的信笺
用六角形印章
押印在常青藤垂挂的檐角
群山裹紧素白袍服
将秋日未完的诗稿
折成寒霜,悬在松针末端

河床之下,暗流正数着
融雪到来的分秒
麦苗在冻土里编排
春天的合唱谱系
当樵夫的斧声惊起寒雀
整片森林抖落羽毛
为苏醒的太阳铺床

最数那枝红梅性急
刚触到冬的衣袖
便把朱砂点染在窗棂旁
像某个未说出的约定
被晨雾写成朦胧短章
让扫雪人久久驻足
呵手凝望

别秋辞

□ 闫敬督

远山巍巍,敛起余晖
静穆将晚秋的美
包裹其中
叠进红透的叶脉里
万山红遍,怎样的豪情
看霜叶书页别离

光阴如此匆匆,滑落指尖
像故人转身时的衣角
记住晚秋含笑的双眸
与低语时颤动的林梢
身边温婉、动人的故事
深藏在落叶翩跹的时空里

流淌在树梢上的时间
在光影里浮起,悄步走向
一棵老树泛黄的年轮
黄雀振翅,划开一片晴空
忙碌的身影,渐渐淡去
勾勒几笔惬意

清寂随时间的告别开始迁徙
我们走向更深的时序
万物在告别中定格
成为彼此的背影
而禅意正坐在一枚松果渗出的韶光上

曾经

□ 雨薇

曾经,有一只荆棘鸟
青涩懵懂
曾经以为
找到属于它的荆棘树
努力奋斗,全力奔赴
携着斑驳的羽翼
走进明天的风雨,不管是否有阳光

越过山丘,穿过丛林
这只荆棘鸟
依旧听从内心的声音
寻找属于自己的荆棘树

特而重要的作用。在硝烟弥漫、险象环生的战争年代,冀南银行的革命先辈们昼伏夜行,随军辗转,账款物资常由马驮运输,战况紧急时则背负挎包随身携带,因此冀南银行被誉为“马背银行”“挎包银行”。

怀着强烈的好奇和深切的敬仰,我们顺着坡路向山谷里的村庄走去。村名因山而起,居民的房屋依山而建。为保存革命历史风貌,村子里有不少建筑还是原来的夯土房,院墙也是土黄色,间或有老槐树或梨树、杏树的枝干斜插着伸出墙外,黝黑发皱的树皮隐露着,绿叶中垂着沉甸甸的果实。

大约在村的中心,一脉山泉汇成的小河横亘眼前。三四米宽的水面上,几块石碾子错落垫着,成了过河的“踏脚石”,踩上去便能避开湿鞋的麻烦,水流从左至右欢快奔涌,溅起细碎的水花。

村中有几处保存完好的革命遗址。其中,冀南银行印钞厂遗址是一处规则的四合

院。1939年6月,八路军在此印制了第一张冀南银行钞票。凝视着这些留存至今的革命文物,仿佛看到了当年战士们忙碌的身影,那份大无畏的革命气概仿佛仍在院中静静流淌。这个安静的小村庄在抗战时有上百户人家,像一颗宝珠一样隐藏在群峦叠嶂的太行山间,既为冀南银行印钞厂提供了必要的生产物资,也因其曲径通幽的地形构筑了天然的安全屏障。发生在宽嶂山,一幕悲壮但让人热血沸腾的英雄事迹,是八路军的一个连,为保护印钞设备不落入敌手,在向深山腹地转移时迎面遇敌,展开殊死搏斗,100多位战士壮烈牺牲。

在向导的指引下,我们继续向山谷的高处行进。过了宽漳村拾阶而上,豁然见一处百米见方的平台,冀南银行革命烈士纪念碑和大型铜塑设在平台正中,此刻下起了淅沥的小雨,我们顾不得雨水沾湿了衣襟,庄重地向烈士纪念碑行礼……



河畔树影(油画)

舞者

□ 欧兢兢

在时光的舞台边缘
一片落叶,是即将谢幕的舞者
风,是它默契的伙伴
轻推着它,开启这最后一舞

看呐,它在空中螺旋、翻转
似灵动的精灵
挣脱了枝的牵绊
每一次与风的纠缠
都是即兴又完美的表演

没有对坠落的恐惧
只有绽放尊严的勇敢
那飘摇的轨迹,是生命的诗篇
用优雅,书写对枝头的眷恋

它飘向大地的怀抱
似英雄完成使命后的安然
这一舞,舞出了生命的绚烂
舞出了对世界的深情礼赞
落叶啊,你是自然的歌者
用最后的姿态,把美永远流传

散文 天地

美好生活美如画

□ 杨步辉

近日,翻开一本《沁源工运》书画摄影作品专刊,其中的作品选自“中国梦·劳动美”沁源县职工书画摄影优秀作品展。

这些作品是沁源县书画摄影作品的一次集中展示,更是当地书画摄影作品创作水平的生动体现。正如卷首语所言:“本次书画摄影展作品主题鲜明,立意高远,内容丰富……广大职工以笔墨丹青为媒,以光影镜头为语,将劳动者的形象和情感刻画得淋漓尽致,将劳动的场景和瞬间定格成永恒,进一步展示了劳动者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,营造了尊重劳动、崇尚劳动的良好氛围。”专刊分三辑,分别是书法、绘画和摄影。

书法艺术在沁源县这片土地上扎根已久,创作者像一颗颗珍珠散落在全县的城镇、乡村。翻看每一幅作品,都让人心生欢喜。既有书法名家的匠心之作,也有书法爱好者的赤诚

立冬的到来,似乎是被夜半一场无声的霜宣告的。

清晨推窗,一股寒意扑面而来。窗沿玻璃上凝着薄冰似的霜花,随意勾连却清奇错落。目光向下,几片从银杏枝头脱落的叶子,昨日还铺展着温暖的明黄,此刻却已经僵卧在石阶,被彻骨的银白严严实实地包裹浸染了。那霜痕像是活了,沿着叶脉纤细的骨架、蜷曲的边缘无声流泻、悄然漫涨,将它凝固成一片通透而脆弱的玉石雕件,寒意从这小小的冰壳里幽幽渗出来。枯草顶着绒白霜冠,细枝横斜,亦如银装素裹的微型森林。四下寂然无声,连平日里最聒噪的麻雀也噤了声,只在远处电线上瑟缩成一小团毛球,世界仿佛被这初生的冬霜施了定身魔法,成了一幅清冷到极致、洁净到极致的晨景。

霜气侵肌,寒意砭骨,不由得缩回窗内。厨房里炉火已生,灶上的小铜壶正“滋滋”吐着热气,白雾弥漫着湿润暖意,将冰冷的空气撕开一道柔软口子。掰下一角珍藏的陈年普洱,投入一只厚实的白瓷小杯,滚水冲注的瞬间,深沉的赭色茶汤迅速漾开,如墨入水,丝丝缕缕的金色茶毫在杯心旋舞,醇厚温润的

之笔,风格迥异,各有千秋。刘锁祥的作品,笔力遒劲,自成一家;史海军的字端庄大气,铁画银钩;刘保国的作品古朴雅致,风采浑然天成;郭忠东的笔墨矫若游龙,线条舒展自如……赏字之余,作品内容或咏志、或抒情,字句皆含美意,让人在笔墨香里,收获双重的精神愉悦。

绘画作品同样精彩。老一辈画家功底深厚,年轻画家匠心独运。南群的《撑起一片天》《开凿光明的人》具有版画风格,深沉、厚重,墨色中晕染出矿工的风采;唐永丽的《人勤春来早》色彩明丽,简洁传神,寥寥数笔让人嗅到春天的气息;李国翰的《烈焰雄心》让人身临其境,心灵震撼;刘林歌的《高山流水》墨色浓淡相宜,由远及近铺展开来,描绘出祖国的壮美河山。

摄影作品或构图精巧,或色彩浓郁,每一帧都藏着创作者的巧思与心意。安杰的《黑暗里的一道光》极具视觉冲击力;段晓英的《城市建设者》则以宏大的场景和细腻的人物刻画,致敬平凡岗位上的伟大奉献;申旭令的《不一样的烟火》则从独特的视角出发,于寻常生活中发掘美学价值。这些作品不仅展现了拍摄者精湛的技艺,更体现了他们观察生活、提炼主题的深刻洞察力。

整本画册,作品风格朴实、情感真挚,洋

随感 点滴

霜染立冬

□ 孙福攀

茶香袅袅升起。小心捧起这半盏温茶,手指最先感到那份实在的暖意,缓缓贴近唇边,微啜一口,茶的热流带着木质特有的甘香滑入喉中,馥郁绵长,所过之处,那股被寒气裹挟的瑟缩,便如坚冰遇着阳春,悄然瓦解、消融。那温烫像一条苏醒的小溪,从容而有力地流淌至四肢百骸,驱散最后一点滞留在关节深处的僵冷。寒意被茶水驱退大半,这才发觉自己的肩膀不知何时已微微佝偻,此刻也舒展了。唐代的白乐天道“霜轻未杀萋萋草”,这新霜固然未冻杀萋萋草,却实实在在地催索人寻求一份贴近骨肉的慰藉。添衣抱炉暖身,饮茶暖腹暖心,是时序轮转里最本分也最熨帖的回应。

茶汤温了两三巡,屋里的暖意和茶香愈

溢着浓厚的乡土气息与生活温度。它不仅生动记录了沁源县这片土地的时代风貌与劳动场景,也细腻反映了社会发展与人民生活变迁的点点滴滴。画册中的每一件作品,都像一扇窗口,实现了艺术与日常生活的深情对话与深度融合。这是一次有温度、有感染力的视觉呈现,也是一曲献给平凡劳动者与火热时代的真挚赞歌。



(资料图)

发浓郁。家人也围坐桌前,各捧一瓷杯。父亲煮茶的功夫深,耐心守候,每一道水的火候拿捏得恰到好处。茶味渐渐柔醇,话题也随之漫开,水汽氤氲里从窗外的霜景聊到冬日腌菜的琐碎,无甚大道理,也无急切之事,句句不离烟火家常。炉火映在杯壁的水纹上,荡漾着细碎微光;浅褐色的茶垢嵌在杯沿,沉淀着年深日久的温存。时光被室内的暖意和这绵密的声音所浸润,变得悠长而滞缓。古人说“绿蚁新醅酒,红泥小火炉”,那份邀友围炉、消磨寒夜的意趣,此刻在寻常家人闲坐,茶香氤氲的平日里,竟也体会得七八分。所谓节气深情,非必宏大叙事,常落于此等氤氲热气、絮絮笑语交织的画面里——室外的严霜是天地画的工笔,这半盏茶、一盏灯,絮絮数语,便是人间回赠的写意温暖了。

霜气是冬的笔锋,在大地上刻下的寒章,冷冽、晶莹而寂静。

而那半盏温茶腾起的热,则是人心在书页间落下的注释,微小、柔和,却足以穿透纸背的冰冷。当霜华在窗棂细密铺陈之时,恰是小炉烹茶、闲话初沸之刻。这冷暖相映之间,季节流转的深意,便如茶汤回甘,从舌尖悄然滑落心间。